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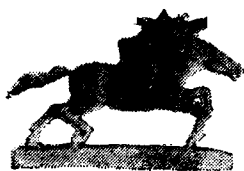
忠诚战士

陈修文故事写作组

解放军文艺社

忠 诚 战 士

陈修文故事写作组



解 放 军 文 艺 社

一九七九年·北京

忠 诚 战 士

陈修文故事写作组·解 放 军 文 艺 社 出 版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•

开本787×1092毫米 1/32·印张4 $\frac{1}{2}$ ·字数73,000
1979年6月第1版·1979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·印数50,000
书号10137·15 定价0.32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记述“忠诚战士”陈修文事迹的中篇故事。

作品生动地描述了陈修文生在旧社会，长在红旗下，经过党的培养和在解放军这座革命大熔炉里的锻炼，从一个贫农家庭的孩子成长为忠于党、忠于人民的全天候飞行员的过程；热情地歌颂了他沿着又红又专的道路，勇往直前，突飞猛进，艰苦奋斗，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，真实地再现了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在林彪死党劫持的直升飞机上，他同叛徒殊死搏斗，用鲜血和生命粉碎卖国贼叛国投修的阴谋的英雄壮举；同时也充分地体现了我军的宗旨和光荣革命传统。

作品语言朴实，事迹生动，部队生活气息浓郁。

封面设计：王金旭 插图：宋彦圣

目 次

一	仇恨的种子·····	1
二	走英雄的路·····	6
三	初上哨位·····	13
四	怒火中烧·····	18
五	火红的年代火红的心·····	25
六	“只要战斗需要,俺就练!”·····	33
七	突飞猛进·····	39
八	胸怀坦荡·····	46
九	迎着寒流起飞·····	52
十	象英雄毕武斌那样·····	59
十一	对同志象春天般的温暖·····	66
十二	在反修前哨珍宝岛·····	74
十三	迎风练翅·····	80

十四	咱们是工农的子弟.....	88
十五	在急风暴雨中.....	96
十六	祖国的雄鹰	106
后 记		119

一 仇恨的种子

淮北平原，一望无际。颍河、西淝河、涡河的水，经这里朝东南方向永不停息地奔泻着。在旧社会，真是满河血泪满河恨哪！

陈修文的家乡——太和县新陈寨村，就在颍河的北岸。那时，他家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垅。祖祖辈辈租种着地主的几亩地，一年到头过着半饥半饱的生活。爹三岁那年，爷爷生了一个鱼口疮，狠心的地主还逼着去扛粮食，当场疮口迸裂，惨死在外，日子更难熬了。不几年，一家人被万恶的地主逼得挪了四次“窝”。小修文就是在这颠沛流离的岁月里出生在陈寨西关庄的。

一九三八年——修文出生的第二年，国民党反动派借口“抵御”日寇，在花园口炸开了黄河南堤，造成了黄河历史上的第八次大改道。滔滔的黄河水，猛兽般地恣意狂奔，漫颍河，吞淮河，泛滥千里，淮北大地一片汪洋，被冲走的村庄，被淹死的穷人，谁能数得清啊！颍河两岸的穷苦百姓，有的流离失所，有的家破人亡，挣扎在死亡线上；狼心狗肺的

地主却用酒糟当粮食放高利贷，以十几斤麦子一亩的贱价“买”农民的土地……三座大山压得淮北人民直不起腰，喘不过气。

从此，黄河决口造成的淮北黄泛区经常洪水成灾。一个暴雨倾盆的夜晚，太和县境突然遭受到黄水的袭击。一幢幢房屋在坍塌，一片片良田被淹没。滚滚的黄河水吼叫着，铺天盖地朝着新陈寨村呼啸而来。眨眼间，修文家的房子里灌满了水。全家老小被惊醒后，娘紧紧抱着小修文慌忙往外冲，爹一手搀着奶奶，一手牵着修文的哥哥，拉扯着刚走出门，两间土屋“哗啦”一声被黄水冲塌了。第二天，爹扶老携幼，走东串西，在穷哥们的帮助下，好不容易在一块污泥坡地上，用秫秸和烂草搭起了一个小庵子。风一刮，秫秸庵摇摇欲坠；雨一下，庵子里满地是水。一家人挤在里面，又窄又闷，多艰难啊！娘搂着光着脊梁的小修文，看着奶奶在呻吟、爹在叹气，辛酸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泪珠一颗颗滴在小修文的脸上，小修文也“哇哇”地哭开了。

在那个世道，穷人真是祸不单行。狠心的地主三番五次硬逼着修文的爹赔房子，奶奶又急又气，不久就含愤死去。埋葬老人的那天，一家四口默默地站在坟前，望着天上的苦雨、地面的浊流，眼睛几乎要喷出火来。他们恨啊，恨那吃人的世道，恨那黑心的狗地主。

黄水退了，国民党兵又来了。他们拉丁派伏折腾得很凶，男人不敢露面。可是，修文的弟弟出生后缺奶，饿得哇哇直哭；家里没有一颗粮食，地主还来逼租，修文的爹只好硬

着头皮出去找点活干。不料，他走出庵子就被国民党军队抓走了。打那日起，一家人就全指望着修文的娘和哥哥采树叶、挖野菜糊口。娘领着三个孩子苦煎熬，真是度日如年啊！

修文五岁了，没吃过一顿饱饭，没尝过一口白馍，锅里煮的净是粗糠、野菜、红薯叶和萝卜缨子。这一天，家里又没有吃的了。娘挎着小破篮，拉着修文和他的哥哥去讨饭。母子三人走啊，走啊，希望能要到一点吃的东西。前面出现了一座砖房大院，修文催着娘快过去。娘望着半开着的两扇黑漆大门，犹豫地放慢了脚步。突然，从门里蹿出一条毛茸茸的黑狗，没容躲闪，便扑在修文身上。修文的胸脯被咬得鲜血淋淋，左腿被狗爪抓伤了。哥哥上前打狗，也被咬伤了。娘一边打狗，一边护着孩子，眼泪刷刷往下掉。修文却不再哭了，眼睛直瞪着两扇黑漆漆的大门。藏在大门里边的财主刚伸出头来，修文就把那个狠心的家伙记住了。他想，长大了一定要报仇！血和泪，仇和恨，深深注入陈修文幼小的心灵。

快到年底了，修文爹在外头饱尝了人间的苦水，含着一肚子冤屈，刚刚回到家里，见到母子四人那副凄凉景象，酸甜苦辣一齐涌上心头。娘和孩子们瞅着爹那消瘦的面容，又惊又喜。久别重逢的亲人聚在一堆，有多少贴心话要相互倾吐呀！爹正和娘商量怎么度过“年关”，忽然，门“咣当”一声开了，凶恶的地主闯了进来，“文明”棍在地上戳得“冬冬”响，唾沫飞溅地叫喊：“好啊！你他妈的一家之主回来了也不吭不哈，什么时候了，都象你姓陈的，老子去喝西

北风！”修文爹气得浑身发抖，默默无言地怒视着地主。地主一双贼眼滴溜扫了一圈，看没有一件起眼的东西，就走到床边，一把扯过三个孩子盖着的一床破被，威胁说：“哼！没钱交租，先把被拿走！”猛然间，修文“噌”地从床上跳起来，挺着胸，捏紧小拳头，眼睛闪着怒光，直逼地主。狗地主一怔，把被丢下，说：“谁稀罕这破烂。交不起租就别想种我的地了。”

地主收回租田，不让陈家再住这个村了。搬家那天，全部的破烂家当没装满一副篓子。娘直犯愁，往哪儿搬呢？修文却有点高兴，心想，往哪儿去都比这鬼地方好。可是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，哪儿的财主不黑心？哪儿不是穷人的狼窝虎口？等待他们的仍然是剥削、压迫、饥饿和苦难。

一九四九年六七月间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之后，已经开始大举反攻了。就在那秋风扫落叶的时候，解放军的一支队伍穿过了太和县。那进军脚步声，那雷鸣般的炮声，强烈地震撼着人们的心。国民党兵纷纷溃窜，地主把一箱箱金银细软往城里挪，他们感到大难临头。可是，穷佃户们的脸上却露出了笑容，暗暗准备，悄悄议论：“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要来了，穷人要翻身了。”十岁刚出头的修文从大人的议论里知道共产党是跟穷苦人一条心的。他想，八路军一定是好人，个个本领高强，一伸指头，就能把地主戳死。修文觉得有一种新的力量鼓舞着自己，日夜盼望着共产党、八路军的到来。

一天，修文问爹：“爹，地主不种地，为啥尽吃白馍？”

爹回答说：“那是搜刮俺们穷人的！”

修文又问：“共产党来了，俺们穷人就要翻身了吧？”

爹点点头。

修文高兴极了。他连蹦带跳奔出家门，跑到自家种的一垅甜瓜地上摘了两个瓜，一转身，地主羔子堵在面前，青肿的脸鼓得像个癞蛤蟆，凶狠狠地吼道：“谁叫你偷瓜？哎？”

“偷？”修文一听就气坏了，“瓜是俺种的，为啥不能摘？”

“这是俺家的地，懂吗？”

“是俺种的，俺就要摘，就要摘！”修文捏紧拳头，抢前一步，那气势若是地主羔子再耍横，修文真要一拳把他打趴下。

地主羔子吓得跌跌撞撞往后退，嚎叫起来：“啊，啊？造反了，穷小子你敢打人！”

“造反？就是要造你们这帮狗地主的反！”修文早就憋不住了。他想起解放军的队伍经过太和县时，地主惊慌失措的那副狼狈相，想起叔伯乡亲们都在私下议论：“共产党要来了”，“穷人要翻身了”……一步跨到地主羔子面前，晃着小拳头，怒冲冲地说：“你听着，天快亮了，跟你们算帐的日子就要到了！”

二 走英雄的路

一九四八年三月，陈修文的家乡——安徽省太和县新陈寨村解放了！

翻身的歌声响彻颍河两岸，幸福的暖流淌进修文的心窝。

翌年秋季，一场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、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席卷了淮北大地，四代长工的儿子陈修文年仅十二岁，就紧握红缨枪，勇敢地投入到这场保卫翻身果实、彻底砸碎剥削制度的伟大斗争中。

这天，新陈寨的翻身佃户们在土改工作队的主持下，把恶贯满盈的恶霸地主“三蝎子”和“歪嘴五”拉出来斗争。

斗争大会上，人们一把血、一把泪的愤怒控诉，强烈震荡着陈修文的心灵。这个瘦小伶俐的半大孩子，就是在这血泪中泡大的呀！他忘不了幼年时候那泛滥千里的滔滔黄水，一家人在洪水中颠沛流离，吃的是苦苦菜，住的是秫秸庵子，凄风苦雨，受尽折磨；他忘不了狗地主上门逼债的那双吃人的恶眼！就是那双眼睛，生生逼死了百般疼爱自己

的奶奶、姥姥，逼得爹爹挑起一副破簋子，带领全家四处逃难，无路谋生；他更忘不了地主门里那条凶暴的黑狗，那畜牲曾恶狠狠扑向他们讨饭过路的母子三人，咬得他皮开肉绽、鲜血淋淋……

狗地主！今朝再也不能让你神气了！小修文想到恨处，蹦到高台上，拳头一举，使劲喊道：“打倒恶霸地主‘三蝎子’！打倒恶霸地主‘歪嘴五’！……”会场上顿时吼声震天！

在反霸斗争的高潮中，陈修文当上了儿童团的副团长，整天在村里跑来奔去，贴标语、出告示、喊人开会，站岗放哨，忙得不得了。他还时常带领儿童团到附近的北王寨、南王寨、旧县、赵集等村庄参加斗争大会。工作队的叔叔不是说过吗？“天下穷人是一家，联合起来力量大！”

修文的举动使工作队和乡亲们都很佩服，夸他人小办大事，象个小英雄。

可是修文觉得，干这点事算不了啥，比起真正的英雄刘胡兰来差得太远了。他听工作队叔叔讲过刘胡兰的故事，并且牢牢地记住了人民领袖毛主席亲笔为英雄题的词：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他常常把这句话反复念叨几遍，梦想着哪一天自己也成为一个真正的英雄。

土改结束后，区政府在新陈寨附近的村子里开办了贫下中农的第一所小学校，陈修文怀着对党和毛主席的无限感激，跨进了学校大门。

读书认字，开阔了修文的眼界。他惊喜地看到：新中国真大呀，英雄真多呀，革命的知识真广呀！冬去春来，他越

学越上劲。

正当这时，在抗美援朝前线上的甘岭战役中，为了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，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黄继光，迎着狂飞的弹雨扑向敌人暗堡，用身体堵住喷火的机枪眼，为祖国、为朝鲜人民献出了年轻的生命！

这个惊天动地的消息传来，陈修文激动的心情真是难以形容。几天后，他打听到县里新来一批黄继光画像，来回跑了十几里买来一张，端端正正地贴在自己床边的墙壁上，和刘胡兰、董存瑞等英雄画像并列在一起。这些画像，都是他用平时拣钉头麻绪换来的钱买的。看着这些画像，他觉得英雄们时刻都和自己在一起，学习的劲头就更足了。两年中，他两次获得一等学习奖状，并被学校评为特等学习模范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陈修文对英雄的渴慕更强烈了，他盼望能见到一位活着的英雄。

一九五三年，区政府由外庄迁到了新陈寨。第二年，一位曾经在解放战争中立过战功的老连长，因负伤残废，转业到这里当区长。修文得着这个信儿，高兴得直蹦跹。

新来的区长是个外地人，三十来岁，和蔼可亲。他十分喜欢穷苦人的后代，孩子们更是喜欢他。因为他一来就答应讲战斗故事。嘿，他肚子里的故事可真多！又是渡江英雄连，又是淮海大战，还有好多老红军、新四军的英雄故事，讲完一个又一个。惊险的战斗场面，激动人心的英雄事迹，使孩子们听得入了迷，发了呆，连吃饭都叫不回去。特别是

修文，每次准是头一个到场，拣个不惹眼的角落里坐下，眼不眨、嘴不合地从头听到尾。那神情，仿佛要把区长的每句话，每个动作都吃下肚去，存在心窝窝里。

夜深了，孩子们渐渐散去，唯独修文一人，在那里默默出神。正准备挑灯看书的区长发现了，奇怪地问：“修文，想啥呐？”修文抬起头，两只明亮的大眼忽闪着，轻声说：“叔叔，俺想……向英雄们好好学哩。”

有经验的区长很懂得修文的心事，满意地笑笑，走过去抚着他的肩膀说，学英雄要学在心境上，刘胡兰和黄继光，事迹不同，但一样的是：他们都坚决听党的话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，为了人民的利益，为了革命的胜利，毫不犹豫地献出自己的生命！这就叫“生的伟大，死的光荣”！

墙上，一张鲜红的“为人民服务”横额吸引住修文的目光。虽然写着这几个字的横标已挂了很长时间，他却象第一次见到似的，看了又看；只觉得，一股新鲜的、巨大的力量从心里突突地冒出来……

那年，正是大搞农业合作化的时候，区里工作骤然忙起来。原有的一个通信员，已经完成不了全区十来个乡的送信任务。区政府考虑就近找个人手，临时帮帮忙。

请谁来干合适呢？送信这工作，不比别的事，十多个乡，跑一趟几十里路，不论白天黑夜，也不管下雨下雹，要説去就去，耽搁不得。明摆着，是个“苦差”。

“找修文吧，这小伙积极、牢靠！”干部们不约而同地选中了陈修文。

修文这年停了学，在村里参加生产。自从当了 义务通信员以后，边劳动边送信，没有轻闲过一天。人们见他每天三番五次地跑东跑西，饥一餐饱一顿，人都累瘦了，便 关切地说：当这个临时通信员，太吃力了。

修文听了，笑呵呵地学着区长的话回答：“现在 咱国家的建设才开头，没那么多电话，不靠咱这两条腿靠啥？人民需要俺干，俺就干！”

修文风里来雨里去，完成一次又一次送信任务，从来没有出过差错。

这是一个冬夜，寒风呼号，阴云密布。

忙碌了一天的修文刚刚进入酣梦，突然一阵 通通的敲门声将他惊醒。“有紧急任务！”他腾地翻身下床，赶快把门打开。果然，根据气象预报，一场几十年来罕见的暴风雪就要来临，严重地威胁着全区千万户农家的人 畜房屋。区政府决定明天早上召开全区防雪防寒、保畜保房紧急会议，急需连夜把通知送到各乡。修文见事关重大，刻不容缓，马上穿好衣服，一手接过信来揣到怀里，一手推门往外闯。谁知外面风紧，前脚刚迈出门槛，就听“哐”的一声，门板 猛然弹回，把后脚跟磕破了。妈妈赶上来拉住他，关心地嘱咐：“雪猛天寒，这么远的路，要多加小心啊。”

“不怕！”修文回过头，瞅娘一眼，又深情地望望 墙上的英雄画像，一扭身冲进了夜暗里。

朔风，在无遮无挡的平原上任性地狂奔，将 天上的飞絮、地下的积雪搅在一处，使人辨不清东西南北，看不见路

坎沟梁……

茫茫雪野里，晃动着陈修文那顽强前进的身影。夜深了，任务还只完成一半，而他却已经走得很累了。寒风顺着棉衣袖筒、领子钻进来，无情地锥刺着肌骨；雪粒，一团团一把把迎面甩来，抽得他睁不开眼、张不开嘴，脸上只觉得火辣辣地疼。渐渐地，两腿不听使唤了，勉强向前蹭了几步，倒在雪地里……修文扬起头，望着纷飞的雪花，仿佛觉得东方已经透出了一丝青白色的光，立刻吃惊地爬起来。不行，一定要赶在天亮前把信送到！这里就是“战场”啊！

他从旁边的枯树上掰根棍子拄着，又顽强地前进了。雪越下越大，填平了沟渠，没过了膝盖。但是，修文却依然一步不停地走着，他顶风冒雪，默诵着英雄刘胡兰、黄继光的名字，尽管举步艰难，那双灼灼有神的大眼却始终射出坚定、顽强的光芒……

就这样，在这个飞鸟不敢展翅的风雪夜里，陈修文先后转了六七个乡，走了五六十里路，又一次按时完成了任务。直到天大亮，他才迈着踉跄的步子走到家门口。母亲赶来给他掸雪，可是雪冻结在身上了。问他的话，他嘴唇动动，发不出声音。哥哥见他鞋走掉了一只，脚冻肿了，赶紧扶他坐到床上，修文身子一倒立刻昏过去了。

干部和乡亲们闻讯赶来看望他。他在众人的呼唤中醒转过来，睁眼就问：“开会的人来齐了吗？”……人们，激动地回答着他，墙上的英雄画像，欣慰地凝视着他。

年轻的陈修文，沿着英雄成长的道路，已经迈出了坚